



不止于『交响』,更在于文化

——从中国交响乐团建团七十周年说起

□刘元举

中国交响乐团(原中央乐团)建团七十周年的节点,是由两场颇具对照感的“现场”共同构成的:一场是北京音乐厅的《荣光与回响》专场音乐会,七首精心编排的曲目串起七十年峥嵘岁月,新老两代艺术家同台演绎,台下满目银发听众,皆是与乐团相伴半生的故人,国家级院团的深厚底蕴与艺术风骨展露无遗;另一场在北京和平街十一区的中央乐团旧址,音乐会次日,承载了几代音乐人青春记忆的五层灰楼将拆除重建,盛烈日下的院落里,站满了老一辈艺术工作者,旧居将逝、新厦将生。

新旧更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镌刻在岁月里的交响情怀不会磨灭。站在七十年的节点回望,我们看到的该只是一个乐团的荣光,更是整个中国交响行业的成长标本。从1956年中央乐团破土而出,到如今全国专业乐团近百支、业余团体上千支,七十年间行业规模扩张的背后,也伴随着发展路径的分化与深层问题的累积。

薪火初燃:奠定行业基准与使命

1956年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生机勃勃,传统锣鼓欢庆式的文艺形式,已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多元、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交响乐作为包容度极强的艺术形态,成为当时高雅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央乐团应运而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交响乐团,也为整个行业确立了最初的专业基准。

提及乐团初创之后迎来的黄金时代,李德伦是绕不开的艺术拓荒者、奠基人之一。年少时我便在黑白荧幕上初识这位指挥家:敦实沉稳的身姿,配合极具感染力的指挥肢体,几乎是一代人对中国交响乐的最初印象。建团之初的中央乐团,汇聚了国内顶尖的文艺人才:指挥领域有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秋里四大家名;器乐领域盛中国的小提琴,刘诗昆、殷承宗、巫瀚丽的钢琴,都是行业标杆;音乐声部更是奠定了国内行业根基,双簧管奠基人章楦和、单簧管张仁富、大管首席刘奇、小号首席陈嘉敏各有所长;八十年代后,薛苏里、梁大南、刘云志等一批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先后进入乐团,日后接续成长为乐队首席,刘秉义、罗天婵、臧玉琰等歌唱家亦以深厚唱功享誉业界。

这批艺术家不仅擦亮了国字号乐团的金字招牌,更搭建起了国内首个建制完备、体系成熟的交响艺术体系——标准三管交响乐队、专业合唱团、独唱独奏组一应俱全,既能驾驭大型交响曲目,也能胜任合唱、重奏等多元演出形式,兼具专业性与包容性。若将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比作一条长河,中央乐团便是奔涌在前的潮头,此后数十年间,国内许多新建交响院团在建制标准、人才培养路径、创作演出方向上,以这一时期的中央乐团为重要参照。它自诞生起,便在时代的要求下肩负起重重使命:既要接轨国际专业水准,也要探索本土化的表达路径——而这些,至今仍是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核心命题。

遍地开花:行业创作与发展的现实思考

历经数十年发展,中国交响乐事业呈现遍地开花的蓬勃态势,各级各类演奏团体数量持续增长,专业乐团覆盖广泛,民营乐团、院校乐团及社会文艺团体不断扩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乐团的兴起丰富了基层文艺供给,推动交响乐走

向大众、拓宽艺术普及边界,成为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但乐团发展形态多元参差,运营模式各不相同,既有完全依托市场自主运营的成熟团队,也有依靠政策扶持维持运转、编制灵活松散的社会性乐团。部分市场化乐团演出频次高、定价灵活,在活跃文化市场的同时,也存在低价竞争、业态参差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业发展质态与良性生态建设。

当下,国家与地方对本土交响乐作品的扶持力度空前。各级政府专项资助、文艺评奖、文化艺术基金持续发力,每年扶持大量原创交响新作。但据笔者观察,行业普遍还存在“重创作、轻传播,重首演、轻延续”的问题。即便遵照国家艺术基金“单作品不少于十场演出”的硬性要求完成展演,曲目依旧难以留存、难以普及,无法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时至今日,《梁祝》《黄河》依旧是中国交响乐最具代表性、演出频次最高的传世经典,数十年无人超越。而源源不断的原创新作,始终难以突破圈层沉淀为经典。

纵观各大乐团年度演出季,西方经典曲目占据九成以上份额,本土原创优质作品寥寥无几。国内原创作品量产有余、精品不足,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精品创作体系。

反观海外交响行业,不少欧美国家通过政策引导,要求乐团演出季本土作品占比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全力扶持本土艺术创作、传承民族文化特色。

诚然,国内也不乏兼具东方意境与现代技法的优质原创作品。比如谭盾的《卧虎藏龙》组曲、徐振民的交响诗《枫桥夜泊》、陈其钢的《悲喜同源》等作品,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内核,融入东方禅意美学,结合现代交响创作手法,匠心独运、格调高远。假以时日,相信也会成为经典。

中国交响乐的本土化,是需要几代音乐人接续深耕的漫长事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梁祝》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走向世界的经典,正是源于创作者扎根民族文化、深耕艺术匠心的坚守。衡量本土作品成功与否,从来不是唱片发行数量、国内展演场次,而是能否进入世界主流乐团的常态化演奏曲库、真正站上世界交响舞台,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气派。

经费短缺也是制约地方乐团发展、影响本土创作的一个痛点。交响乐本是高投入、重配置的高雅艺术,场地维护、乐器保养、人员薪酬、曲目排练皆需充足资金支撑,堪称“烧钱的艺术”。国内大多乐团依托国家资金扶持,发展态势稳健;但大量省市地方乐团常年举步维艰、入不敷出。乐手薪资待遇参差不齐,音乐专业人才不断涌现,但行业岗位资源有限,人才竞争较为激烈。此外,行业发展过程中,还需进一步营造公平的创作展演环境,让青年人才拥有更多凭专业实力崭露头角的机会。不少青年演奏者演奏技艺扎实,如果能进一步加厚人文素养与文化积淀,也会为个人艺术事业带来更大提升。

深耕沃土:培育交响乐的知音土壤

交响乐进入中国百年来,多数人始终陷入认知误区:将交响乐简单等同于乐器、曲目、演奏技法的引入,却忽略了其背后完整的交响乐文化体系。

真正的交响乐文化,涵盖职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规范化的乐季编排、深度化的作品解读、成熟的院团运营模式、浓厚的艺术审美氛围,以及专业的观众圈层。发展中国交响乐,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院团机制、全盘西化,也不能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应当立足本土、兼容并蓄,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打造中国特色交响文化,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

近年来,笔者曾多次随团赴欧洲巡演,最深刻的感受,便是中外交响文化氛围与观众素养的差距。海外交响舞台的主要受众,多为常年深耕艺术、深谙交响文化的资深观众。演出前后,观众如同奔赴盛会,老友相聚、从容交流,氛围雅致庄重。这种沉浸式、延续性的艺术交流,持续滋养着观众的审美素养,构建起完整、成熟、可持续的交响文化生态,让艺术欣赏不止于一场演出、一段旋律。

观众,从来都是交响乐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流的乐团,必然有一流的观众相辅相成、彼此成就。有一次乐团在某个城市演出,乐曲演奏至静谧舒缓的段落,全场屏息凝神、沉浸其中,观众席突然爆出一阵剧烈咳嗽,声场突兀刺耳,瞬间打破舞台氛围,令指挥与全场观众猝不及防。幸亏执棒的指挥经验丰富、从容有度,并未中断演出,待全曲结束,他温和风趣地寄语全场观众:交响乐欣赏讲究礼仪与分寸,热烈激昂的乐章中,你再大的咳嗽打喷嚏都不会影响演奏的,但到弱奏的段落,任何突兀声响都会破坏作品意境,希望大家要咳嗽得憋着点儿,实在憋不住,要选声音高响的时刻再出声。一番话,引得全场大笑,也让更多人懂得了交响乐欣赏的仪式感与敬畏心。

中国交响乐自上海工部局乐团、哈尔滨“老哈响”起步,至今已走过百年征程。中国交响乐团的七十年深耕,正是中国本土交响事业砥砺前行中的生动缩影。回望百年风雨、七十载荣光,审视当下行业的繁荣与困境,亲历行业迭代变迁,笔者心中始终喜忧参半。喜的是本土交响乐遍地开花、蓬勃生长,富有民族气派的作品不断涌现,行业规模持续扩大、普及度不断提升;忧的是精品稀缺、传承乏力,本土交响文化尚未真正成型。

站在新的时代节点,回望来路、审视当下,中国交响乐该如何突破瓶颈、扎根本土、深耕精品?如何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铸就属于中国的交响辉煌?这是值得从业者与艺术爱好者持续思考、躬身践行的时代命题。

(作者系作家、深圳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

艺术

如何以影视讲好非遗故事——

人立住了,技艺也就立住了

□吴文江 朱超

非遗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器物之美、技艺之精,更在于其背后沉淀的精神内核:精益求精的匠心坚守、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守正创新的时代智慧、扎根家国的文化情怀。这些品质只能依托鲜活的人物命运与跌宕的剧情叙事,在润物无声中浸润观众心灵、传递文化力量



近年来,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的影视剧持续出圈、热度攀升。从以蜀锦织造技艺串联家族命运起落的《蜀锦人家》,到以苏扇制作技艺铺展江南城市记忆的《一梦枕星河》,从以徽墨为轴书写墨业世家兴衰荣辱的《家业》,再到借秦腔名伶半生沉浮映照传统戏曲百年兴衰的《主角》,无论是长篇剧集还是精品微短剧,非遗凭借多元的技艺门类、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叙事载体,成为国产影视创作中极具文化分量的重要赛道。不少影视创作者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但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非遗题材究竟该如何书写,才能让技艺不沦为“背景板”,让文化不流于“标签化”?又该如何表现,才能使非遗从视觉背景走向叙事核心,从符号展示抵达精神传递?

让非遗成为故事的核心引擎

如今,一些非遗题材作品给人的观感是“两张皮”,剧情在走,技艺在秀,各演各的,互不相干,其根源在于技艺与叙事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绑定。在笔者看来,非遗影视化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打破“展示式”的呈现逻辑,将非遗技艺深度嵌入叙事结构,让它成为支撑故事发展的骨架、串联人物关系的纽带、推动剧情转折的动力。如果把这个非遗技艺抽掉,故事还能成立,说明它还没有真正成为故事的灵魂。

优秀的非遗题材作品,往往选取一项非遗技艺作为全剧主线,故事的起承转合、人物的命运沉浮都与这项技艺的发展、传承、困境紧密相连。以《家业》为例,整部剧以明代徽州贡墨家为叙事起点,徽墨是推动剧情、塑造人物、承载文化内核的关键载体。从开篇斗墨辨才、家道突生变故,到女主李祯冲破“传男不传女”的桎梏求学制墨,再到钻研全套古法工序,每一道制墨流程都对应着主角的成长试炼与剧情冲突。搓灯草、捶墨的师徒授受铺展“传帮带”的行业传统,研制六合墨的剧情推进重振墨业的主线,墨业世家的商战、宗族矛盾、人物对立皆围绕墨方秘方、斗墨比试、药墨创制等议题展开。观众跟随李祯的命运起落,在一道道制墨工序里见证她闯关成长,于潜移默化中读懂“人磨墨,墨磨人”的文化哲思。这种“以技带史、以技写人”的叙事,实现了非遗内涵润物无声的传播。

非遗影视化的本质,不是用影视“翻译”非

遗知识,而是用非遗“重构”影视叙事。将人物成长与技艺进阶深度绑定,既为人物的性格变化找到现实依托,也为技艺的精神内涵找到情感出口。观众在见证技艺进阶中共情人物的成长,在共情人物的同时读懂匠心与哲思,二者相辅相成,人立住了,技艺也就立住了。

基于多年创作经验,笔者认为,在非遗题材剧本构思阶段,扎实的创作落地方式至关重要。通过系统梳理非遗技艺的完整流程、行业规矩、创作难点与核心精髓,逐一拆解,深度挖掘,从中筛选出可转化为戏剧冲突的技艺环节、可塑造人物困境的工序难点、可强化人物张力的行业规矩。找准这些核心切入点,故事便不会悬浮于非遗之上,而是深深扎根于非遗文化的土壤之中。

主角的成长,是“磨”出来的

写非遗题材,绕不开写“传承人”。很多作品把传承人写成“文化符号”,他们往往身穿长衫、一脸严肃、满口祖训,似乎从出场就背负着“弘扬文化”的使命。传承人首先是普通人,有迷茫、动摇、不甘、欲望,然后才是技艺的持有者。坚守不是天生的伟大,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最终留下来;执着也不是没有犹豫,是在犹豫后依然前行。唯有写出真实的挣扎,人物才能立得住,匠心的分量才能出得来。真实的传承充满挣扎、妥协与坚持,写出这份真实,是对传承人最大的尊重,也是让观众走近非遗最好的方式。

人与技更深层的关系在于互文,技艺的研习过程就是人物精神的淬炼过程。打磨技艺即淬炼心性,技艺的境界提升对应人物的精神成长。这种人技互文,既让抽象的人物成长具象可感,也让非遗的精神内核得到生动诠释。人物在“磨”技艺,技艺也在“磨”人物——技艺境界提升了,人物精神也就进阶了,二者互为注解,彼此成就。

《主角》里忆秦娥与秦腔的关系可谓互文典范。忆秦娥从放羊娃成长为秦腔主角,经历过舞台的万丈光芒,也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无论境遇如何,她始终没有放下秦腔。她的个人命运与秦腔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深刻互文:辉煌是秦腔的鼎盛,困境是秦腔的迷茫,坚守正是秦腔精神的传承。观众在为忆秦娥的命运唏嘘时,秦腔的坚韧与纯粹已浸润内心,自然而然

地读懂了“戏比天大”的精神信仰。这正是影视化的优势:不需要像学术著作那样定义“匠心”,讲好一个传承人的故事,观众就能在人物的命运里品出精神的分量。

技艺是载体,人心是归宿

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笔者深刻体悟到,观众最终记住的,从来不是某项技艺的精妙繁复,而是技艺背后那些鲜活的人与动人的情。非遗影视创作的终极落点,并非单纯普及非遗知识或展示文化符号,而是以非遗为媒介,抵达人心、传递温度、传承文脉。因此,编剧必须为作品找到精准的情感落点,即这项非遗技艺承载着何种精神内核?是血脉相连的家族羁绊、薪火相传的师徒恩义、扎根故土的文化乡愁,还是自我救赎的人生修行?在创作聚焦琉璃烧制技艺的微短剧《琉璃奇缘》的过程中,最触动笔者的是琉璃器物的精美绝伦,而是它“千度高温淬炼、历经冷却方成光华”的独特属性。这种“浴火而生”的器物特质,与人物关系的磨合、代际的和解、个体的成长形成了深刻呼应——人与人的相处、自我的蜕变,皆需历经淬炼与岁月打磨,方能褪去浮躁、沉淀本心,抵达包容共生的圆满状态。一旦锁定这份情感内核,整部剧的叙事便有了温度与灵魂,所有的技艺展示、剧情细节与人物冲突,都有了清晰的情感指向与精神依托。

非遗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器物之美、技艺之精,更在于其背后沉淀的精神内核:精益求精的匠心坚守、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守正创新的时代智慧、扎根家国的文化情怀。这些抽象的品质,无法依靠台词的直白说教生硬灌输,只能依托鲜活的人物命运与跌宕的剧情叙事,在润物无声中浸润观众心灵、传递文化力量。

(作者吴文江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朱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创作观察

本报讯 8月14日,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CMG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CMG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

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获赠“电影文化推广大使”。他们表示,如今电影正以更多元的方式融入生活。作为电影文化推广大使不仅要打磨好每一个角色,更要推动电影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浸润大众精神生活,助力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到龙餐馆》主创团队现场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惠商惠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旅融合消费新场景。

“CMG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津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公益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非遗+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

(许莹)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 美术作品展在京启幕

本报讯 8月16日,由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厦门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一城春色半城花——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以“蓝图远见”为序章,凝练构建“发展之美、生态之美、生活之美、人文之美、交融之美”五大叙事脉络。展览荟萃近140件全国美术名家的精品力作,用全景式艺术画卷生动诠释海岛小城向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转变历程。

展出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漆画、水彩、雕塑等不同艺术门类,类型丰富、风格多样、技艺精湛,其中既有靳尚谊、詹建俊、全山石、罗尔纯、戴泽、钟涵、闻立鹏等老一辈美术家的厦门写生珍品;也有范迪安、徐里、孙景波、王来文、贾广健、祁海峰、何加林、王颖生等美术家历时三载打造的“一城春色半城花”厦门采风写生交流作品,这些作品以细腻视角捕捉城市发展细节、记录时代变化新貌。

“一城春色半城花”,既是对厦门包容并蓄、大气和谐城市气质的诗意凝练,又是对特区建设者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精神的生动诠释。此次展览是一座城市以造型艺术展现自身特色景观的鲜活方式,也是以美术语言讲述新时代城市发展故事的生动实践。

展览将持续至8月26日。

『CMG电影文化 嘉年华·天津专场』启动